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魏
书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简体字本二十六史



卷五一——卷七七

【北齐】魏 收 撰

仲伟民 等标点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魏书卷五一 列传第三九

韩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吕罗汉 孔伯恭

韩茂，字元兴，安定武安人也。父耆，字黄老，永兴中，自赫连屈丐来降，拜绥远将军，迁龙骧将军、常山太守，假安武侯。仍居常山之九门。卒，赠泾州刺史，谥曰成侯。

茂年十七，膂力过人，尤善骑射。

太宗曾亲征丁零翟猛，茂为中军执幢。时有风，诸军旌旗皆偃仆，茂于马上持幢，初不倾倒。太宗异而问之。徵茂所属，具以状对。太宗谓左右曰：“记之”。寻徵诣行在所，试以骑射。太宗深奇之，以茂为虎贲中郎将。

后从世祖讨赫连昌，大破之。世祖谓诸将曰：“今若穷兵极武，非吊民之道，明年当共卿等取之。”徙其民而还。以军功赐茂爵蒲阴子，加强弩将军，还侍辇郎。又从征统万，大破之。从平平凉，当茂所冲，莫不应弦而殪。由是世祖壮之，拜内侍长，进爵九门侯，加冠军将军。后从征蠕蠕，频战大捷，与乐平王丕等伐和龙，徙其居民。从平凉州，茂为前锋都将，战功居多，迁司卫监。

录前后功，拜散骑常侍、殿中尚书，进爵安定公，加平南将军。从破薛永宗，伐盖吴。转都官尚书。从征悬瓠，频破贼军。车驾南征，分为六道，茂与高凉王那出青州。诸军渡淮，降者相继，拜茂徐州刺史以抚之。车驾还，以茂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，加征南将军。世

祖崩，刘义隆遣将檀和之寇济州，南安王余令茂讨之。至济州，和之遁走。

高宗践阼，拜尚书令，加侍中、征南大将军。茂沉毅笃实，虽无文学，每论议合理。为将，善于抚众，勇寇当世，为朝廷所称。太安二年夏，领太子少师，冬卒。赠泾州刺史、安定王，谥曰桓王。

长子备，字延德。初为中散，赐爵江阳男，加扬烈将军。又进爵行唐侯，拜冠军将军、太子庶子。迁宁西将军，典游猎曹，加散骑常侍。袭爵安定公、征南大将军。卒，赠雍州刺史，谥曰简公。

备弟均，字天德。少而善射，有将略。初为中散，赐爵范阳子，加宁朔将军。迁金部尚书，加散骑常侍。兄备卒，无子，均袭爵安定公、征南大将军。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本将军、定州刺史，转青冀二州刺史，余如故。恤民廉谨，甚有治称。广阿泽在定、冀、相三州之界，土广民稀，多有寇盗，乃置镇以静之。以均在冀州，劫盗止息，除本将军、广阿镇大将，加都督三州诸军事。均清身率下，明为耳目，广设方略，禁断奸邪。于是赵郡屠各、西山丁零聚党山泽以劫害为业者，均皆诱慰追捕，这近震局。先是，河外未宾，民多去就，故权立东青州为招怀之本，新附之民咸受优复。然旧人奸逃者，多往投焉。均表陈非便，朝议罢之。后均所统，劫盗颇起，显祖诏书诘让之。又以五州民户殷多，编籍不实，以均忠直不阿，诏均检括，出十余万户，复授定州刺史，轻徭宽赋，百姓安之。延兴五年卒，谥曰康公。

子宝石，袭爵。

均弟天生，为内厩令，后典龙牧曹。出为持节、平北将军、沃野镇将。

皮豹子，渔阳人。少有武略。泰常中，为中散，稍迁内侍左右。世祖时，为散骑常侍，赐爵新安侯，加冠军将军。又拜选部尚书，余如故。出除使持节、侍中，都督秦雍荆梁四州诸军事、安西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淮阳公，镇长安。寻加征西将军。后坐盗官财，徙于统万。

真君三年，刘义隆遣将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杨难当，遂陷仇池。世祖徵豹子，复其爵位。寻拜使持节、仇池镇将、督关中诸军，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命诸将，十道并进。四年正月，豹子进击乐乡，大破之，擒义隆将王奂之、王长卿等六人，斩首三千余级，俘获二千人。豹子进军下辨，义隆将强玄明、辛伯奋弃城遁走，追斩之，悉获其众。义隆使其秦州刺史，胡崇之镇仇池，至汉中，闻官军已西，惧不敢进，方明益其兵而遣之。豹子与司马楚之至于洙水，击擒崇之，尽虏其众。进至高平，义隆将姜道祖降，仇池平。

未几，诸氏复反，推杨文德为主以围仇池，古弼率诸军讨平之。时豹子次于下辨，闻围解，欲还。弼遣使谓豹子曰：“贼耻其负败，必求报复，后举为难，不如陈兵以待之。”豹子以为然。寻除都督，秦、雍、荆、梁、益五州诸军事，进号征西大将军，开府、仇池镇将，持节、公如故。十一月，义隆复遣杨文德，姜道盛率众二万人寇洙水，别遣将青阳显伯守斧山以拒豹子。洙水城兵射杀道盛，豹子至斧山，斩显伯，悉俘其众。豹子又与河间公元齐俱会于洙水，贼众震恐，弃其兵甲夜遁。

初，南秦王杨难当归命，诏送杨氏子弟诣京师，文德以行赂得留，亡奔汉中。义隆以文德为武都王，给兵二千人守葭芦城，抬诱氏羌。于是武都、阴平五部氏民叛应文德。诏豹子率诸军讨之。文德阻兵固险拒豹子。文德将杨高来降，引诸军向其城，文德弃城南走，收其妻子、僚属、军资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师。义隆白水太守敦启玄率众救文德，豹子分军逆击，大破之，启玄、文德走还汉中。

兴安二年正月，义隆遣其将萧道成、王虬、马光等入汉中，别令杨文德、杨头等率诸氏羌围武都，城中拒之，杀贼二百余人。豹子分兵将救之，至女磊，闻贼停军，豹子遣人于祁山取马，欲往赴援，文德谓豹子欲断其粮运，回军还入覆津，据险自固。义隆恐其辄回，又增兵益将，令晋寿、白水送粮覆津，汉川，武兴运粟甘泉，皆置仓储。豹子表曰：“义隆增兵运粮，克必送死。臣所领之众，本自不多，唯仰

民兵，专恃防固。其统万、安定二镇之众，从戎以来，经三四岁，长安之兵，役过期月，未有代期。衣粮俱尽，形颜枯悴，窘切恋家，逃亡不已，既临寇难，不任攻战。士民奸遁，知臣兵弱，南引文德，共为唇齿。计文德去年八月与义隆梁州刺史刘秀之同征长安，闻台遣大军，势援云集。长安地平，用马为便，畏国骑军，不敢北出。但承池仇当局本或作旬或作句皆疑，人称台军不多，戍兵鲜少，诸州杂人，各有还思。军势若及，必自奔逃，进军取城，有易返掌。承信其语，回趣长安之兵，遣文德、萧道成、王虬等将领，来攻武都、仇池，望连秦陇。进围武都，已经积日，畏臣截后，断其粮路，关镇少兵，未有大损。今外寇兵强，臣力寡弱，拒贼备敌，非兵不拟。乞选壮兵，增戍武都，牢城自守，可以无患。今事已切急，若不弛闻，损失城镇，恐招深责，愿遣高平突骑二千，赍粮一月，速赴仇池。且可抑折逆民，支对贼虏。须长阙、上邽、安定戍兵至，可得自全。粮者，民之命也。虽有金城汤池，无粮不守。仇池本无储积，今岁不收，苦高平骑至，不知云何以得供援。请遣秦州之民，送军祁山，臣随迎致。”诏高平镇将苟莫于率突骑二千以赴之，道成等乃退。徵豹子为尚书，出为内都大官。

刘骏遣其将殷孝祖修两当城，于清东以逼南境。天水公封敕文击之，不克。诏豹子与给事中周丘等助击之。豹子以南寇城守，攻围费日，遂略地至高平。刘骏瑕丘镇遣步卒五千助戍两当，去城八里，与豹子前锋候骑相遇，即便交战，豹子军继至，大破之。纵骑追击杀之，至于城下，其免者十余人而已。城内恐惧，不敢出救。既而班师。

先是，河西诸胡，亡匿避命。豹子及前泾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诸军南趣石楼，与卫大将军、乐安王良以讨群胡。豹子等与贼相对，不觉胡走，无捷而还，又坐免官。寻以前后战功，复擢为内都大官。和平五年六月卒。高宗追惜之，赠淮阳王，谥曰襄，赐命服一袭。

子道明，袭爵。

道明第八弟喜，高宗以其名臣子，擢为侍御史散，迁侍御长。高祖初，吐谷浑拾寅部落饥窘，侵掠洮（一为洮）河，大为民患，诏假喜平西将军、广川公，领凉州、枹罕、高平诸军，与上党王长孙观讨拾寅。又拜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开府、仇池镇将，假公如故，以其父豹子昔镇仇池有威信故也。喜至，申恩布惠，夷民大悦，酋帅强奴子等各率户归附，于是置广业、固道二郡以居之。徵为南部尚书，赐南康侯，加左将军。

太和元年，刘准葭芦戍主杨文度遣弟鼠窃据仇池，诏喜率众四万讨鼠。军至建安，鼠弃城南走。进次洮水，遣平西将军杨灵珍击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杨真，真众溃，仅而得免。喜遂军于覆津。文度将强大黑固守津道，悬崖险绝，偏阁单行。喜部分将士，攀崖涉水，冲击大黑，大黑溃走，追奔西入。攻葭芦城，拔之，斩文度，传首京师，杀一千余人。

诏曰：“夫忠臣生于德义之门，智勇出于将相之族。往年氏羌羌放命，侵窃边戍，都将皮喜、梁丑奴等，或资父旧勋，或身建殊效，威名著于庸汉，公义列于天府，故授以节钺，委阃外之任。并罄力尽锐，克荷所司，霜戈始动，蚁贼奔散，仇池旋复，民夷晏安。及讨葭芦，又枭凶丑。元恶俱歼，窥觫永息，朕甚嘉之。其所陈计略，商校利害，料其应否，宁边益国，专之可也。今军威既振，群愚慑服，革弊崇新，有易因之势，宽猛之宜，任其量处，应立郡县者，亦听铨置。其杨文度、杨鼠亲属家累，部送赴台。仇池，南秦之根本，守御资储，特须丰积，险阻之要，尤宜守防，令奸觊之徒，绝其侥幸，勉勤戎务，绥静新俗，怀民安土，称朕意焉。”

又诏喜等曰：“卿受命专征，薄伐边寇，军威所及，即皆平荡。复仇池之旧镇，破葭芦之新邦，枭擒首逆，克剪凶党，动庸之美，朕无间然。仇池国之要蕃，防守事宜，尤须完实。从前以来，骆谷置镇，是以奸贼息窥觫之心，边城无危败之祸。近由徙就建安，致有往年之役。前敕卿等，部率兵将，骆谷筑城，虽有一时之勤，终致永延之固。而卿等不祇诏命，至于今日，徒使兵人稽顿，无事闲停，方复曲

辞，情求罢下，岂是良将忘身、忧国尽忠之谓也？诸州之兵，已复一岁，宜暂戮力，成此要功。卿等表求来年筑城，岂不更劳兵将？孰若因今兵势，即令就之，一劳永逸。事不再举也。今更给军粮一月，速于骆谷筑城，使四月尽，必令成就。讫若不时营筑，乃筑而不成，成而不固，以军法从事。”

南天水郡民柳旗据险不顺，喜率众讨灭之。转散骑常侍，安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。诏让其在州宽怠，以饮酒废事，威不禁下，遣使者就州决以杖罚。七年卒，赠以本官，谥曰恭公。

子承宗，袭爵。

喜弟双仁，冠军将军、仇池镇将。

封敕文，代人也。祖豆，皇始初，领众三万东征幽州，平定三郡，拜幽州刺史。后为使持节、都督冀青二州诸军事、前将军、开府、冀青二州刺史、关内侯。父涅，太宗时，为侍御长。卒，赠龙骧将军、定州刺史、章武侯，谥曰隐。

敕文，始光初，为中散，稍迁西部尚书。出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镇西将军、开府、领护西夷校尉、秦益二州刺史，赐爵天水公，镇上邽。诏敕文率步骑七千，征吐谷浑慕利延兄子拾归于枹罕，众少不能制。诏遣安远将军、广川公乙乌头等二军与敕文会陇右。军次武始，拾归夜遁。敕文引军入枹罕，虏拾归妻子乃其民户，分徙千家于上邽，留乌头守枹罕。

金城边同、天水梁会谋反，扇动秦益二州杂人万余户，据上邽东城，攻逼西城。敕文先已设备，杀贼百余人，被伤者众，贼乃引退。同、会复率众四千攻城。氐羌一万屯于南岭，休官、屠各及诸杂户二万余人屯于北岭，为同等形援。敕文遣二将领骑二百设备门内，别令骑出击之。既而伪退，同等众腾逐。敕文轻骑横冲，大破之，斩同。而北岭之贼，从高射敕文军人，飞矢如雨，梁会得奔北岭，骑乃引还。复推会为主。敕文分兵二百人突入南城，烧其门楼，贼见火起，众皆惊乱。又遣步卒攻门，克之，便率骑士驰入，贼余众开门出走，

奔入东城，乘背追击，杀千余人。安丰公闾根率军助敕文。

敕文表曰：“安定逆贼帅路那罗遣使赍书与逆帅梁会，会以那罗书射于城中，那罗称募集众旅，克期助会。又仇池城民李洪，自称应王，天授玉玺，擅作符书，逛惑百姓。梁会遣使招引杨文德，而文德遣权寿胡将兵二十人来到会间，扇动州土，云李洪自称应王，两雄不并，若欲须我，先杀李洪，我当自往。梁会欲致文德，诱说李洪来入东城，即斩洪首，送与文德。仇池镇将、淮阳公臣豹子遣使潜行，以今月二十四日来达臣镇，称杨文德受刘义隆职爵，领兵聚众，在仇池境中沮动民人，规窃城镇。且梁会反逆以来，南勾文德，援势相连，武都氏羌尽相唇齿，为文德起军，所在屯结，兵众已集，克来不远。臣备边镇，与贼相持，贼在东城，隔墙而已。但以腹背有敌，攻城有疑，讨度文德，克来助会。若文德既到，百姓乡应，贼党遂甚，用功益难。今文德未到，麦复未熟，事宜速击，于时为便。伏愿天鉴，时遣大军，助臣诛翦。”表未及报，梁会谋欲逃遁。

先是，敕文掘重堑于东城之外，断贼走路。夜中，会乃车陈飞梯，腾堑而走。敕文先严兵于堑外拒斗，从夜至旦。敕文谋于众曰：“困兽犹斗，而况于人。贼众知无生路，人自致死，必伤士众，未易可平。若开其生路，贼必上下离心，克之易矣。”众咸以为然。初，敕文以白虎幡宣告贼众曰：“若能归降，原其生命。”应时降者六百余人。会知人心沮坏，于是分遁，敕文纵骑蹙之，死者太半，俘获四千五百余口。

略阳王元达因梁会之乱，聚众攻城，招引休官、屠各之众，推天水休官王官兴为秦地王。敕文与临淮公莫真讨之，军次略阳，敕文遣使慰喻，而元达等三千余人屯于松多川。乃部公诸军，三道并攻。贼出营拒战，大破之。俘三千人。

高宗时，与新平公周益击刘骏将殷孝祖于清东，不克。天安元年五月卒。

长子万护，让爵于弟翰。于时，让者惟万护及元氏侯赵辟恶子元伯让其弟次兴，朝廷义而许之。

翰族孙静，世宗时，历位征虏将军、武卫将军、太子左卫率，以干用称。延昌中，迁平北将军、恒州刺史，临胸子。后坐事免，卒。

子熙，奉朝请。迁员外散骑侍郎、给事中。与薛县尚迎蠕蠕主婆罗门于凉州。又除镇远将军、河阴令。卒，赠辅国将军、朔州刺史。

子纘，武定末，颍川太守。

吕罗汉，本东平寿张人。其先，石勒时徙居幽州。祖显，字子明，少好学，性廉直。乡人有分争者，皆就而质焉。慕容垂以为河间太守。皇始初，以郡来降。太祖嘉之，赐爵魏昌男，拜钜鹿太守。清身奉公，务存赡恤，妻子不免饥寒。民颂之曰：“时惟府君，克己清明。缉我荒土，民胥乐生。愿寿无疆，以享长龄。”卒官。父温，字晞阳。善书，好施，有文武才略。世祖伐赫连昌，以温为幢将。先登陷陈，每战必捷。以功拜宣威将军、奉车都尉。出为秦州同马，迁上党太守。善劝课，有治名。卒，赠平远将军、豫州刺史、野王侯，谥曰敬。

罗汉仁笃慎密，弱冠，以武干知名。父温之佐秦州，罗汉随侍。陇右氏杨难当率众数万寇上邽，秦民多应之。镇将元意头知罗汉善射，共登西城楼，令罗汉射难当队将及兵二十三人，应弦而殪。贼众转盛，罗汉进计曰：“今若不出战，示敌以弱，众情携二，大事去矣。”意头善之，即简千余骑令罗汉出战，罗汉与诸骑策马大呼，直冲难当军，众皆披靡。杀难当左右队骑八人，难当大惊。会世祖赐难当玺书，责其跋扈，难当乃引还仇池。意头具以状闻，世祖嘉之，徵为羽林中郎。

上邽休官吕丰、屠各王飞廉等八千余家据险为逆，诏罗汉率骑一千讨擒之。从征悬瓠，罗汉与琅邪王司马楚之驾前招慰，降者九千余户。比至盱眙，频破贼军，擒其将顾俨、李观之等，以功迁羽林中郎、幢将，赐爵乌程子，加建威将军。

及南安王余立，罗汉犹典宿卫。高宗之立，罗汉有力焉。迁少卿，仍幢将，进爵野王侯，加龙骧将军。拜司卫监，迁散骑常侍、殿中尚书，进爵山阳公，加镇西将军。及蠕蠕犯塞，显祖讨之。罗汉与右

仆射南平公元目振都督中外军事。出为镇西将军，秦、益二州刺史。

时仇池氏羌反，攻逼骆谷，镇将吴保元走登百顷，请援于罗汉。罗汉帅步骑随长孙观掩击氏羌，大破之，斩其渠帅，贼众退散。诏罗汉曰：“卿以勤劳获叙，才能致用，内总禁旅，外临方岳，褒宠之隆，可谓备矣。自非尽节竭诚，将何以垂名竹帛？仇池接近边境，兵革屡兴，既劳士卒，亦动民庶，皆由镇将不明，绥禁不理之所致也。卿应机赴击，殄此凶丑。陇右土险，民亦刚悍，若不导之以德，齐之以刑，寇贼莫由可息，百姓无以得静。朕垂心治道，欲使远近清穆，卿可召集豪右，择其事宜，以利民为先，益国为本，随其风俗，以施威惠。其有安土乐业，奉公勤私者，善加劝督，无夺时利。明相宣告，称朕意焉。”

泾州民张羌郎扇惑陇东，聚众千余人，州军讨之。不能制。罗汉率步骑一千击羌郎，擒之。仇池氏羌叛逆遂甚，所在蜂起，道路断绝。其贼帅蚕廉、符祈等皆受刘昱官爵、铁券。略阳公伏阿奴为都将，与罗汉赴讨，所在破之，生擒廉、祈等，秦益阻远，南连仇池，西接赤水，诸羌恃险，数为叛逆。自罗汉莅州，抚以威惠，西戎怀德，土境帖然。高祖诏罗汉曰：“朕总摄万几，统临四海，思隆古道，光显风教。故内委群司，外任方牧，正是志士建节之秋，忠臣立功之会。然赤水羌民，远居边土，非卿善诱，何以招辑？卿所得口马，表求贡奉，朕嘉乃诚，便敕领纳。其马印付都牧，口以赐卿。”

徵拜内都大官，听讼察狱，多得其情。太和六年，卒于官。高祖深悼惜之，赐命服一袭，赠以本官，谥曰庄公。

长子兴祖，袭爵山阳公，后例降为侯。景明元年卒。

兴祖弟伯庆，为中散、咸阳王禧郎中令。

伯庆弟世兴，校书郎。

罗汉弟大檀，为中散，恒农太守。

大檀弟豹子，东莱镇将。后改镇为州，行光州事。

豹子弟七宝，侍御中散。迁少卿，出为假节、龙骧将军、东雍州刺史。

孔伯恭，魏郡邺人也。父昭，始光初，以密皇后亲，赐爵汝阴侯，加安东将军、徙爵魏县侯，迁安南将军。昭性柔旷，有才用。出为赵郡太守，治有能名。徵拜光禄大夫，转中都大官。善察狱讼，明于政刑。迁侍中、镇东将军、幽州刺史，进爵鲁郡公。和平二年卒，谥曰康公。长子罗汉，东宫洗马。次伯恭，以父任拜给事中。后赐爵济阳男，加鹰扬将军。出为安南将军、济州刺史，进爵城阳公。入为散骑常侍。

显祖初，刘瓛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内附，瓛遣将张永、沈攸之等击安都，安都上表请援。显祖进伯恭号镇东将军，副尚书尉元救之。军次于嵇，贼将周凯闻伯恭等军至，弃众遁走。张永仍屯下礓，永輜重在武原，伯恭等攻而克之。永计无所出，引师而退。

时皇兴元年正月，天大寒雪，泗水冰合。永与攸之弃船而走，伯恭等进击，首虏及冻死甚众。八月，伯恭以书喻下邳、宿豫城内曰：“刘瓛肆逆滔天，弗鉴灵命，犹谓绝而复兴，长江可恃，敢遣张永、周凯等率此蚁众，送死彭城。大军未临，逆首奔溃。今乘机电举，当屠此城，遂平吴会，吊民伐罪。幸时归款，自求多福。”时攸之、吴悛公等率众数万来援下邳，屯军焦墟曲，去下邳五十余里。伯恭遣子都将侯汾等，率骑五百在水南，奚升等五百余骑在水北，南北邀之。伯恭密造火车攻具，欲水陆俱进。攸之等既闻，将战，引军退保樊阶城。伯恭又令子都将孙天庆等步骑六千向零中峡，斫木断清水路。刘瓛宁朔将军陈显达领众二千溯清而上，以迎攸之，屯于睢清合口。伯恭率众渡水，大破显达军，俘斩十九。攸之闻显达军败，顺流退下。

伯恭部分诸将，侠清南北寻攸之军后。伯恭从睢陵城东向零中峡，分军为二道，遣司马范师子等在清南，伯恭从清西，与攸之合战，遂大破之，斩其将姜产之、高遵世及丘幼弼、丘隆先、沈荣宗、陆道景等首，攸之、悛公等轻骑遁走。乘腾追奔八十余里，军资器械，虏获万计。进攻宿豫，刘瓛戍将鲁僧遵弃城夜遁。又遣将孔太恒等

领募骑一千南讨淮阳，或太守崔武仲焚城南走，遂据淮阳。

二年，以伯恭为散骑常侍、都督徐南兖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彭城镇将、东海公。三年十月卒，赠镇东大将军、东海王，谥曰桓。

伯恭弟伯孙，为中书□士，袭父爵鲁郡公。拜镇东将军、东莱镇将，转本将军、东徐州刺史。坐事免官，卒于家。

史臣曰：韩茂、皮豹子、封敕文、吕罗汉、孔伯恭之为将也，皆以沉勇笃实，仁厚抚众。功成事立，不徒然矣。与夫苟要一战之利，侥幸暂胜之名，岂同年而语也。

魏书卷五二
列传第四〇

赵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
张湛 宋钦 段承根 阚駟
刘昞 赵柔 索敞 阴仲达

赵逸，字思群，天水人也。十世祖融，汉光禄大夫。父昌，石勒黄门郎。逸好学夙成，仕姚兴，历中书侍郎。为兴将齐难军司，征赫连屈丐。难败，为屈丐所虏，拜著作郎。世祖平统万，见逸所著，曰：“此竖无道，安得为此言乎！作者谁也？其速推之。”司徒崔浩进曰：“彼之谬述，亦犹子云之美新，皇王之道，固宜容之。”世祖乃止，拜中书侍郎。神麤三年三月上巳，帝幸白虎殿，命百僚赋诗。逸制诗序，时称为善。久之，拜宁朔将军、赤城镇将。绥和荒服，十有余年，百姓安之。频表乞免，久乃见许。性好坟素，白首弥勤，年逾七十，手不释卷。凡所著述，诗、赋、铭、颂五十余篇。

逸兄温，字思恭，博学有高名。姚泓天水太守。刘裕灭泓，遂没于氏。氏王杨盛，盛子难当，既有汉中，以温为辅国将军、秦梁二州刺史。及难当称蕃，世祖以温为难当府司马，卒于仇池。

长子广夏，中书博士。

第三子琰，语在《孝感传》。

初，姚萇以逸伯父迁为尚书左仆射，卒于长安。刘裕灭姚泓，徙

迁子孙于建业。迁玄孙翼、翼从子超宗、令胜、遐、叔隆、穆等，太和、景明中，相寻归降。

翼，粗涉书传，通率有器艺。初为平昌太守，甚有治称。入历军校，加镇远将军长史，深为领军元叉所知侍。迁光禄大夫。卒，赠左将军、齐州刺史。

超宗，身長八尺，颇有将略。太和末，为豫州平南府长史，带汝南太守，加建威将军，赐爵寻阳伯。入为骁骑将军。超宗在汝南，多所受纳，货赂太傅北海王详。详言之于世宗，除持节、征虏将军、岐州刺史。徙河东太守，卒官。超宗在河东，更自修厉，清靖爱民。百姓追思之。赠本将军、华州刺史，谥曰成伯。

子懿，袭爵。历员外常侍，尚书郎。

超宗弟令胜，亦长八尺，疏狂有膂力。历河北、恒农二郡太守。并坐贪暴，为御史所弹，遇赦免。神龟末，自后将军、太中大夫，出为恒农太守，卒官。令胜宠惑妾潘，离弃其妻羊氏，夫妻相讼，迭发阴私，丑秽之事，彰于朝野。

遐，初为军主，从高祖征南阳。景明初，为梁城戍主，被萧衍将攻围。以固守及战功，封牟平县开国子，食邑二百户。后以左军将军、假征虏将军、督巴东诸军事，镇南郑。时萧衍冠军将军、军主姜修众二万屯羊口，辅国将军姜白龙据南城，龙骧将军泉建率土民北入桑墟，姜修又分军据兴势，龙骧将军谭思文据夹石，司州刺史王僧炳顿南安，并扇动夷獠，规翻南郑。遐率甲士九千，所在冲击，鄴百里中，莫不摧靡，前后斩首五千余级。还，以辅国将军出为荥阳太守。

时萧衍将马仙琕率众攻围朐城，戍主傅文翼婴城固守。以遐持节、假平东将军为别将，与刘思祖等救之。次于鲍口，去朐城五十里。夏雨频降，厉涉长驱，将至朐城，仙琕见遐营垒未就，径来逆战。思祖率彭沛之众，望陈奔退。遐孤军奋击，独破仙琕，斩其直阁将军、军主李鲁生，直后军主葛景羽等。仙琕先分军于朐城之西，阻水。

列栅，以围固城。遐身自潜行，观水深浅，结草为筏，衔枚夜进，破其六栅，遂解固城之围。进救胸城，都督卢昶率大军继之。未几，而文骥力竭，以城降贼，众军大崩。昶弃其节传，轻骑而走，惟遐独握节而还。

时仲冬寒盛，兵士冻死者，胸山至于郟城二百里间，僵尸相属。昶仪卫失尽，于郟城借假节以为军威。遐坐失利，免官。延昌中，起为光禄大夫、使持节、假前将军，为别将，防捍西荆。又为别将隶萧宝夤，东征淮堰。熙平初，出为平西将军、汾州刺史。在州贪浊，闻于远近。卒，赠安南将军、豫州刺史，谥曰襄。

子子献，袭爵。

子献第四弟子素，司空长流参军。

叔隆，步兵校尉。永平初，同悬瓠城民白早生之逆。镇南邢峦平豫州，获而有之。后以货自通，得为秦州西府长史，加镇远将军。秦州殷富，去京悬远，叔隆与敕使元修义同心聚敛，纳货巨万。拜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寻迁左军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赍司空刘腾，出为中山内史，在郡无德政，专以货贿为事。叔隆奸诈无行，忘背恩义。悬瓠之免，是其族人前将军赵文相之力，后无报德之意，更与文相断绝。文相长者，不以为恨。及文相为汝南内史，犹经纪其家。后文相卒，叔隆了不恤其子弟，时论贱薄之。

穆，善书记，有刀笔之用。为汾州平西府司马。翼临亡，以穆托领军元叉，以穆为汝南内史。

胡方回，安定临泾人。父义周，姚泓黄门侍郎。方回，赫连屈丐中书侍郎。涉猎史籍，辞彩可观。为屈丐《统万城铭》、《蛇祠碑》诸文，颇行于世。世祖破赫连昌，方回入国。雅有才尚，未为时所知也。后为北镇司马，为镇修表，有所称庆。世祖览之，嗟美，问谁所作。既知方回，召为中书博士，赐爵临泾子。迁侍郎。与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。司徒崔浩及当时朝贤，并爱重之。清贫守道，以寿终。

子始昌，亦长者，有父风。历位至南部主书。

子丑孙，中书学生、秘书郎、中散。世不治产业，家甚贫约，兄弟并早亡。

胡叟，字伦许，安定临泾人也。世有冠冕，为西夏著姓。叟少聪敏，年十三，辨疑释理，知名乡国。其意之所悟，与成人交论，鲜有屈焉。学不师受，友人劝之，叟曰：“先圣之言，精义入神者，其唯《易》乎？犹谓可思而过半。末世腐儒，粗别刚柔之位，宁有探赜未兆者哉？就道之义，非在今矣。”及披读群籍，再阅于目，皆诵于口。好属文，既善为典雅之词，又工为鄙俗之句。

以姚政将衰，遂入长安，观风化。隐匿名行，惧人见知。时京兆韦祖思，少阅典坟，多蔑时辈，知叟至，召而见之。祖思习常，待叟不足，叟聊与叙温凉，拂衣而出。祖思固留之，曰：“当与君论天人之际，何遽而反乎？”叟对曰：“论天人者，其亡久矣。与君相知，何夸言若是也。”遂不坐而去。至主人家，赋韦、杜二族，一宿而成，时年十有八矣。其述前载，无违旧美，叙中世有协时事，而末及鄙黠。人皆奇其才，畏其笔。世犹传诵之，以为笑狎。

叟孤飘坎壈，未有仕路，遂入汉中。刘义隆梁秦二州刺史冯翊吉翰，以叟才士，颇相礼接。授叟末佐，不称其怀。未几，翰迁益州，叟随入蜀，多为豪俊所尚。时蜀沙门法成鸠率僧旅，几于千人，铸丈六金像。刘义隆恶其聚众，将加大辟。叟闻之，即赴丹阳，启申其美，遂得免焉。复还于蜀。法成感之，遣其珍物，价直千余匹。叟谓法成曰：“纬萧何人，能弃明珠？吾为德请，财何为也？”一无所受。

在益土五六载，北至杨难当，乃西入沮渠牧犍，遇之不重。叟亦本无附之之诚，乃为诗示所知广平程伯达。其略曰：“群犬吠新客，佞暗排疏宾。直途既以塞，曲路非所遵。望卫惋祝鮀，眄楚悼灵均。何用宣忧怀，托翰寄辅仁。”伯达见诗，谓叟曰：“凉州虽地居戎域，然自张氏以来，号有华风。今则宪章无亏，曷祝鮀之有也？”叟曰：“古人有言：君子闻鞀鼓之声，则思战争之士。贵主奉正朔而弗淳，